



歷代郊祀志

清 常熟

纂

帝王郊祀

虞書曰舜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以攝位告而初爲類禋之祭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巡狩至方岳而始爲柴望之祭也未嘗有郊之名夏后氏尙黑故于日旣沒而黑爲闇祭殷人尙白故于日方中而白爲陽祭其郊制亦未詳論郊禮者亦準諸周禮而已按周之祀典莫大于郊

學海類編
丘莫尊于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于是乎有禮
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狸沈醢辜之禮以
祭地祇有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
地祇之祭一歲閒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又大
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祭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
方丘之祭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祭地則天地之
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靦師
雨師之類是也圜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
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

合地祇禮之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
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
地之祀玉不同也戴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夫
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
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騂尚
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
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卜之日土立
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
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

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
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
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
報本反始也周衰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
諸侯亦望天子禘祖所自出諸侯亦禘蓋禮樂自諸侯
出故孔子傷之時魯之祭祀亦多用天子之禮故孔子
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

謂周公必不享其祀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謂祖宗法度子孫當世守

則魯不當用天子禮

樂明矣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室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然考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
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
奚事惠公之請乎且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于啓蟄天
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而竊郊望之名已爲
有罪故孔子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
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

絕而魯以周公配天是周公之所不居也

兩漢郊祀

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祠之如故文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西時畦時及諸祀壇塲圭幣俎豆以羞加

之明年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獨美其福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以郊見渭陽五帝因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明年新垣平以詐誅是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後常三歲一郊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
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
日一太牢凡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立
祠如忌奏其後人復有言天子常以三年一用太牢祠
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亦詔祠之於泰一壇後
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然有司曰陛下
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
時加一半以燎于是濟比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後又并常山王封然

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後四年帝乃詔有司與太史令
談祠官寬舒議后土祠于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
而從祠衣皆上黃于是天子東幸汾陰見汾旁有光如
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
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始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
矣時天子信用方士封五利天道將軍印以候天神而
齊人公孫卿又以黃帝鼎湖之說說上上卽拜卿爲郎
使東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峒幸甘泉令
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

下各如其方十一月辛巳朔旦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
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三月東幸緱氏禮
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上因東上
泰山令人上石立之巔遂東行海上四月還至奉高天
子至梁父禮祀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
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
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

上黃而親用樂焉明年上郊雍五時是歲修封則祠泰
乙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帝祠坐對之還幸甘泉郊泰
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
至祀上帝于明堂十年中復至修封者再焉宣帝立尊
孝武廟爲世宗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十三年正月
始幸甘泉郊泰時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又祠太室山
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
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
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或言益州有金馬

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使諫大夫王褒持節求之
其泰時五時后土歲一舉祀元帝時郊見一遵舊儀成
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
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
以建其制南郊北郊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
帝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時祭于宮南今行幸長安
郊見皇天及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
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
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張吏

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雖以奉神
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
于豐鎬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
理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
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
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
蕘于大析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
析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

禮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
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聖靈所
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天
子從之又以衡譚議罷北時及歷代以來舊祠初罷甘
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樹木十
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尙不欲
絕種祀况于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
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詔有司盡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
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等議如建始制復長安南北郊如
故莽又引周官天地之祀改定祭禮乃稱地祇曰皇地
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之類爲五部于是長安旁諸廟
兆時甚盛矣及篡位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
諸小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
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不亦悖乎光武建武二年初
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
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爲

五帝位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七年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興不因緣堯宜以高祖配上從之時帝好圖讖與羣臣議郊祀事往往欲以讖決之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從此羣臣不敢復言明年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

請封禪上許焉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是年初營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別祀地祇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遂兆五郊于雒陽章帝元和初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更祀列祖于明堂各一太牢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

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
山澤者爲非是乃更立六宗祠于雒陽亥戌之地禮比
太社也至桓帝好神仙事延熹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
用郊天樂亦不經甚矣夫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
之通義祀典之首也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
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
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
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
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

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于祀天者
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
之神作西時用事上帝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
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于西也而祀少昊白帝
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所爲
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
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來仙成帝以求嗣故三
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
已世祖置郊丘于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

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祀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夏之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六朝郊祀

晉武帝受禪設壇塲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尙

未有祖配又羣臣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宜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一郊帝又從之自後圓丘方澤不別立矣元帝渡江大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尙未立北壇故地祇

學海類編
眾神共在天郊明帝太甯三年始詔立北郊未及建成
帝咸康八年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
北郊以宣穆張皇后配地仍魏氏故事也又自漢至魏
立社有二曰太社曰官社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
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元帝
建武中又依洛京立三社一稷諸羣祀六宗祈穀雩祭
之典亦閒以時舉云宋武帝永初元年設壇南郊受皇
帝璽綬是年以皇太子拜告南北郊二年正月乃親郊
祀初郊祀舊儀廟祠以太尉亞獻南郊以太常亞獻孝

武孝建二年南郊亞獻命亦以太尉行之歷齊梁陳隋
相承以禪柴燎告天一如宋初禮齊武帝建元五年祀
南郊自茲以後閒歲而祀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
與北郊閒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上帝于其上以皇
考太祖文帝配其北郊爲方壇在國之北祀后地之神
于其上以德后配諸應從郊之神悉如舊儀天監二年
左丞吳操之引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何修之
議以爲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
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自晉并圓丘方澤同于二

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又南北二郊儀注有裸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裸耳郊不應裸帝從之五年詔曰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是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

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如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于是奏省四望江湖等座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等以爲宗祊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帝又曰禮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

居坎禮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于北郊就陰之義既曰就陽義與陰異月星與祭理不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又以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祀不煩重設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爲壇八年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卽許懋建議曰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也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淳民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石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上嘉納之陳武帝未定元年命修圓壇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大中大夫許亨奏曰梁儀注郊用一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于宗祧而鄭注一獻施于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于天神大帝此義爲不通矣請凡郊丘祀事準于宗祧三獻爲允制曰可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及宣帝卽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
大建十一年從祠部郎王元規之議詔增修丈尺如前
北齊制圓丘方澤竝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後周憲章姬
周郊祀之式多依儀禮隋高帝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
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
道東二里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
天帝位竝于壇上如封禪禮以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
煬帝大業元年改以高祖文帝配自三代以下之主雖
祔郊祀爲具文而梁武帝猶講求其制則猶有敬天重

祀之意也

唐代郊祀

唐之祀南郊高祖有事者一太宗有事者四皆以冬十
一月舉行高宗永徽二年亦以十一月辛酉有事南郊
至總章元年命李世勣用兵高麗於十二月丁巳高麗
悉平至丁卯乃郊嗣後遂參錯無定期矣然郊丘配享
之典亦略有可考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
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
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

禮官謂太史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
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
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等議曰緯書所說六天
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
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
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
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
則稱蒼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且天地各一是
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

又孝經云郊社后稷別無圓丘之文故王肅等皆以爲
郊卽圓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今從鄭說分爲兩
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郊及明
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
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曷若一遵初
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
屬則從祀于天于禮意人情爲兩得乎由是盡黜鄭說
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乾封元

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又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中左補闕王仲邱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議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土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精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

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元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元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于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

學海類編
卷之
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于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
請二禮皆用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盡合古而
天神之位別矣其配祀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
皇地祇于方丘祭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
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
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
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
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
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

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以祖宗合爲一祭
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
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春秋傳曰
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
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
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竝配則天垂拱元
年用元萬頃范履冰儀郊丘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竝
配元宗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張說韋縉爲禮儀使乃
以高祖配而罷三祖竝配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

宗之配定矣肅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頴等言禘者冬至祭天子圓丘周人配以遠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郊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也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代宗時太常博士獨孤及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

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至天地合祭之文則自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睿宗卽位將有事于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元宗旣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

神仙道家之說興言元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元元廟
二月辛卯親享元元皇帝廟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
世莫能改也初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
皇后當助祭于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
齋娘以執籩豆焉則褻甚矣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
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亦一切臨時增飾之所爲非
舊章也

宋代郊祀

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宋太祖

乾德元年詔有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以歲合
祭天地于圓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禘祖升配張昭獻
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
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圓丘祀昊天以
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圓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
祖配圓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
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自國初以來
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六祭竝以四祖迭
配太祖親郊者四竝以宣祖配太宗卽位其七祭但以

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圓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等廟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真宗時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仁宗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

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皇祐五年詔自今圓丘三聖並侑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思頗違經典詔請如兩制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神宗熙甯元年以尙在諒闇詔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王珪上議曰按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來冬至宜躬行郊廟之禮熙甯四年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

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古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圓壇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時張杓議建齋宮可一勞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忘中原也遂罷役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乃以正月某

日有事南郊進胙于德壽宮上壽飲福自後並如上儀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度宗咸淳二年將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大約南宋以後南郊親祀僅閒一舉行而已

元代郊祀

元之初興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反始出于自然憲宗卽位之二年始以元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之十二年以受

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
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
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皆卽南郊告謝焉成宗卽位始
爲壇于都城南七里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
五方帝于南郊九年宰執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
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
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
稷遣官設祭歲用冬至于是會中書集議博士疏曰冬
至圓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開始合祭天地歷

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按周禮冬至
圓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時旣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
制何可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
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其一切儀注除從祀受胙外
悉依唐制武宗卽位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卽南郊告
謝天地主用柏素質元書爲卽位告謝之始至大二年
大臣議立北郊未果行至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
祖迄英宗咸未親郊惟武宗英宗親享太廟陛下宜躬
祀郊廟制曰朕遵世祖舊典其命大臣攝行祀事文宗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事功
至順元年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混
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明代郊祀

洪武初中書省臣進郊社宗廟議冬至則祀昊天上帝
于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于方澤以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
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
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
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已久水旱不時災異時見太祖

因覽京房災異之說獨斷于衷謂天地猶父母也爲子
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謂孝乃倣古明堂遺制定議合
祀天地奉仁祖配享如前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于大
祀殿丹墀內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壝之
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岳五鎮四海四瀆
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皇帝諸壇其日月
星辰初有朝日夕月熒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
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初俱春
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秋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

壇及帝王廟祭之特命禮部曰前代之祭期以歲止一祀古人祀天于南郊蓋以義起耳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至陰祭之于陽月于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地尚實不尚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使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常汗尊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謂今世可行斯必不然也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于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之始也時親郊禮成天宇澄霽慶雲昭煥上心甚悅勅中書省臣

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蓋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難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禮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而上下忻悅若有嚮答于朕心命儒臣紀其事以彰上帝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尙夙夜無怠以答聖明之休祐焉建文時郊壇更奉太祖配享永樂八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後巡幸北京多命皇太子代祀禮畢遣本部尙書復命
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親祀如儀而南京壇有事
則遣官祭告洪熙時奉太祖太宗並配享按分祀天地
之說始見于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
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
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
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况一年之閒夏在冬前並祭天
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食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
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

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歲正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
舉上天之祭至于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
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
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
而以爲不經耶夫事苟合義固不可以人廢聖祖乃斷
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
川羣臣皆各有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于四千餘載
之後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祀典之
正所僅見也又合配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

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是郊祀宗祀爲一禮也其亦禮以義起者歟至嘉靖中夏言請更郊祀言古者祀天于圓丘祭地于方澤是故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恚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是時羣臣多以合祀爲宜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

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于圓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時羣臣主分祀者百九十二人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者二百有六人帝命再議于是張璠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帝曰分郊良是乃命建圓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十一月己酉冬至帝親祀圓丘

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
祀四日月各駢牛一恆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
牛羊豕一復命禮官等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五月壬
子夏至初有事于北郊用駢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
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駢牛一從祀四壇五岳及鎮山海
瀆諸神各太牢一八月癸未初夕月祭于西郊如朝日
禮十七年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穆宗隆慶元年禮
官言先農之祭卽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
煩數宜罷祈穀于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

四郊如舊崇禎時陳龍正以南郊祭期應用冬至之月
日用上辛疏曰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
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
建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
恆遇辛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鄭元云至辛日者人
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禮大司樂云
冬日至于圓丘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
考豈知周禮原云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爲

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豐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卽孔了所云其月以日至也諸家混冬日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于閉關不省方之候千年踵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日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卽逢辛者此爲仲辛不爲上辛亦不用本日郊也倘郊期果用上辛則冬至朝賀從容端拱聖躬自有餘清不必移拜揚于次日又于迎方至賀方中有一舉兩得者時以大典久定不得擅議故弗果行

附蔡方炳論曰古今郊祀之議所以喙喙爭鳴人人異見者一在乎天地並祭也一在乎祖宗並配也夫郊祭之禮見于周典三代以來未之或改而後之議者或主于分祭或主于合祭焉配享之禮肇于周易三代以來亦未之或變而後之議者或主以嚴父或主以尊祖焉考之祀天圓丘祀地方澤饗帝于郊祀社于國郊社並重雖有明徵而詩書所載何計于天

而略于社豈非以天子配天其祭必以上帝爲主后
土而下祇從尊卑以爲序焉固尊無二上之義也然
統于所尊則后土可合上帝而爲一若從其所重則
帝天之祀何嘗不可分而爲二乎帝天既可分祀則
郊社亦不必合爲一禮但以形體爲天主宰爲帝歧
形體與主宰而二之則分祭之義爲已紛矣至若祀
天子郊而以后配稷祀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此分
祀分配所自起不知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
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焉其以祖之有功也配

亦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
之必備其物故屋而不壇焉其以宗之有德者配亦
所以親之也而况郊而配以遠祖古禮也明堂而配
以近宗周制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乃漢之世不特
歧天與帝而二之且分一帝而爲五帝匡衡始正其
禮而劉向復紛其說至王莽而悖謬更甚焉若其祀
天以高帝配而祀地以高后配舛褻更甚焉唐以父
子同配宋以四祖迭配不經更甚焉夫古之祭天地
者有正祭有告祭祭天子圓丘必于南郊者從陽位

學海類編
也必于冬至者順天道生物之始以報天也祭地于
方澤必于北郊者從陰位也必于夏至者順地道成
物之始以報地也此所謂正祭者也若如舜之類于
上帝望于山川者以受終也武王之告于皇天后土
又柴望並舉者以代商也成王之用牲于郊社于新
邑者以營洛也此所謂告祭者也正祭有常典故其
禮一而專告祭因乎事不拘其時不擇其位故其禮
要而簡大典昭垂可無煩議者之紛紛也惟宋制初
用合祭而元豐六年之一郊主于分祭于是顧臨曰

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是蘇軾曰分祭非劉安世曰
合祭非而當時卒從合祭之說矣初以嚴父配其後
祖宗迭侑升配之禮不一于是王珪曰請以嚴父呂
誨曰請以尊祖錢公輔曰請以祖宗李受傳曰請以
祖考而當時卒從明堂尊父郊以尊祖之說矣何如
明祖之斷自聖衷允爲不易之典乎第究禮意于千
載之下不明其儀文固無以定沿革之制不求其名
義亦無以訂議論之實則古者其席藁秸其祭掃地
其器陶匏果何爲也抑知鬼神之享享于克誠黍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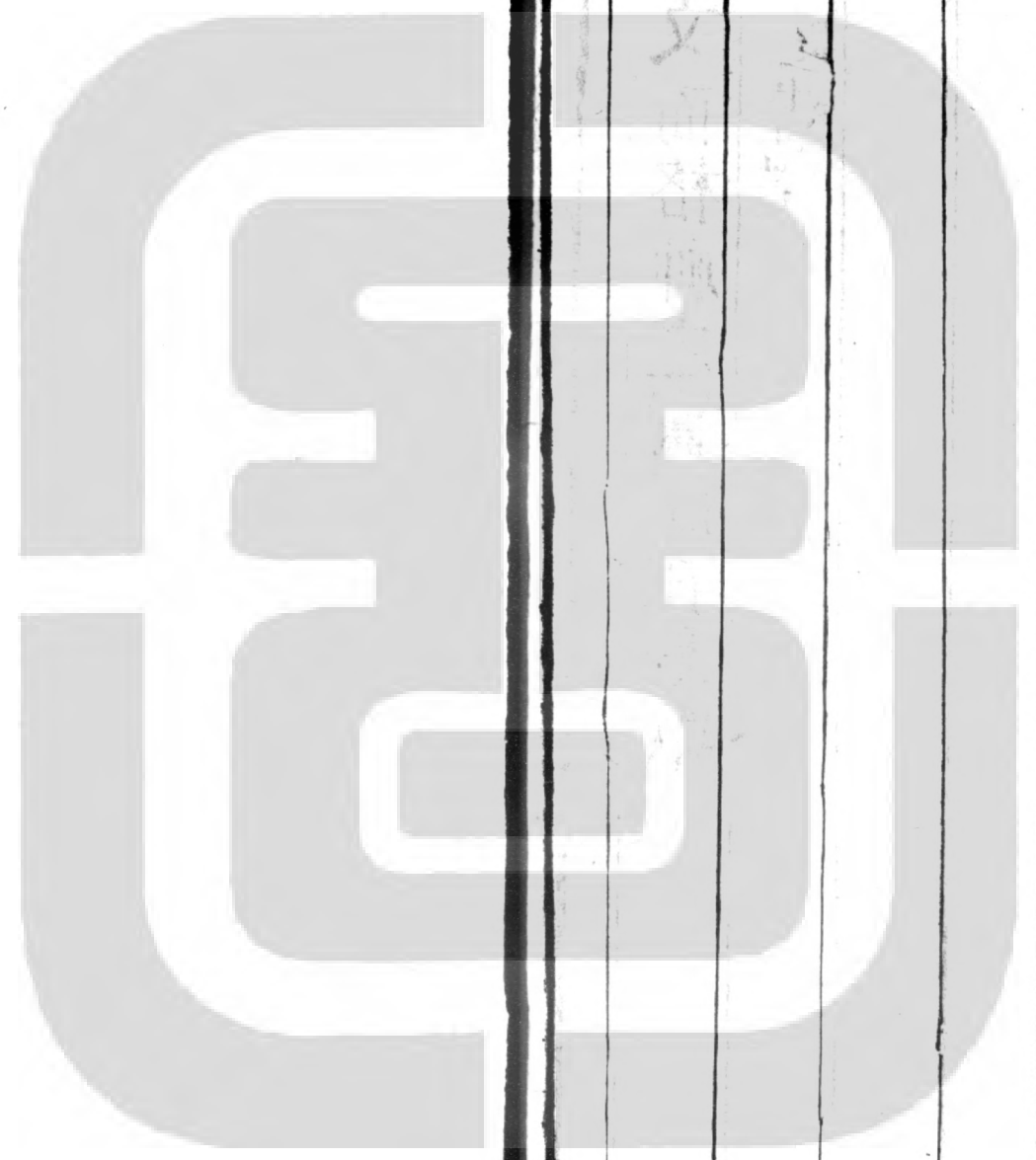
之馨不如明德明乎此而一陟一降在帝左右矣以
至日月之從祀于郊也以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然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
以別內外則日月又未嘗無專祭也其他逆暑以晝
迎寒于夜寒暑太甚則祭以禳之寒暑不時則祭以
祈之以至龍見而雩蓋因祈穀七月而雩蓋因水旱
以勞定國則有祀以禦大災則有祀以告太平則封
禘以告順成則祭蜡所以享百神者莫不詳焉此則
聖王在上眾靈皆陰拱而受職者也特舉此備祀神

之文而格神之實詎在是歟

學海類編

三

專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紀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
林麟昌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
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
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
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
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
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

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閒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準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予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疊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

書房子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于正德閒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

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于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于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匹三十一年中山王貞上言康熙二十三年蒙冊封天使汪楫題準臣國陪臣子弟入監讀書臣貞遵奉
俞旨業于康熙二十五年遣官生梁成楫等三人同貢使魏應伯進京仰荷

皇上令其入監讀書月糜廩餼季給衣服正梁成楫等感泣高厚殫心誦讀之時也但伊父前經節次入貢萬里梯航罔辭勞瘁今皆年老奉養需人臣貞亦當念之矣且梁成楫等三人俱未有室父母之願人皆有之况臣國人皆愚昧自成楫等進監之後臣貞望其返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以宣布

皇上一道同風之化更爲不淺今據梁成楫等乞題請歸養等情應否準其歸養臣貞未便擅便伏乞

睿鑑云云 詔梁成楫等三人照部通事例賞賜 賜

陽明先生鄉約法

明 嘉善陳龍正幾亭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繇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

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
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
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
係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眾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
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
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
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

及日逐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
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太
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
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
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

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
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
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
首眾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
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
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
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
人與之區處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
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負累同甲
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
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筭
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
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
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
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

鳴官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齎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旣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

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
今稱家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
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
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
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
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
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

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
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
眾皆曰是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
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
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
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
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舉善眾曰是在約史約史
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
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眾曰如何眾曰約史舉甚當

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眾曰請各舉所知眾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酒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巡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

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糾過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眾曰如何眾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眾曰請各言所聞眾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就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

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眾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旣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眾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陽明先生保甲法

明 嘉善陳龍正幾亭錄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豈忍以狡詐相待便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

弟勉體吾意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十家共
寫十行

內開甲頭某

甲尾某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牧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餘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準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學海類編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

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開寫

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南贛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首一人遂知要領此牌乃窮奸細之良法也或曰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曰皆具曰不已繁乎曰後世繁文縟貌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之不以爲繁顧于坊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閒則以爲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

學海類編
三
民工課也然保甲行而一家之勞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勞孰如之平居出膏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晷爲木鐸無終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維其役而顧目前不籌其總而爲碎筭則淺見者過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適人之徇今人見之亦當謂繁而不知其保長於無事乃有大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眞良守令矣輔世者能使天下眞行是法亦謂之良輔弼矣陳龍正識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莅事未久尙昧土俗撫緝之宜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賊人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究爲之盤據夤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

諭曰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
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
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各掌印官照依
頒去牌式沿街遂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
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仍令各將編置過人
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
旌罰以示勸懲

前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分巡禦盜意多
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人異耳龍正識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
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
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
卽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糾察其十家之
內爲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
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
而勦除之爲力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
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眾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

治具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遲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或三四十

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閒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繇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此係平藩後兼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爲治
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
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倣此龍正識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
肯著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
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
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
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

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
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畱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
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
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
唆等項不良之人同甲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立
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自今改行遷
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
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
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

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
勸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
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
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
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
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
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
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
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

禦因是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
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
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
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
法之意再行申告言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
而力行之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
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

督領庶燾志齊一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眾
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不
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
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
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
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
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
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重治
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
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各縣卽行
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
務臻實效

學治類編

卷

編州史也

九

事



莅戎要略

東牟戚繼光

著

行軍條教

一詳啓行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
掌頭號各官軍作飯訖中軍官將塘報預夜派定人
持小黃旗一面各弓矢一副腰刀一口于未掌號之
先預行吃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主將門首取
齊請定若干步爲一塘聽金邊鳴自主將寓所起爲
一塘行足步數畱二人爲二塘挨次存畱至塘報人

盡爲止各且坐息專候兵行挨塘傳去俱行兵止挨塘傳去俱止乃自主將面前爲第一塘起若有樹木人家轉曲不見臨賊將近前一塘必回見後一塘兩旗相應訖方過平處互相瞭應再均步行哨見賊急將旗搖摩不用周身摩而不止緩則只是點旗賊勢眾大圍摩周身如前無路可行水澤窄狹則口傳一層如此各層照前一時俱如此傳賊來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止斷不許摩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

一齊擁眾徑回必以軍法示眾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頭委官于總路專拏後期者拏打一百截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捆打各偏裨俱聽主將認旗摩動俱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打鑼坐地休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唢囉站起舉號砲三聲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單日左伍執器右伍挑行李雙日右伍執器左伍挑行李倏有賊近

行營或首或尾或自中突出將行李棄于地下各火
兵看守卽將對伍代執之器取過手中便遵號令對
敵中軍若遠不必候中軍號令照遇猝警令行決不
可將兵器捆束甚至沿途挈人扛擡有被賊裝作土
人將軍器扛擡入窠而眾兵盡爲所戮者戰勝畢卽
擇地下方營休息整伍樵汲再聽令路狹挨次每一
營鴛鴦陣雙人行每十里舉號砲一聲卽于脚下立
定鳴鑼坐息一二刻若賊在三十里外凡經險阻塘
報傳來請兵過險報訖先發中軍家丁精兵馳赴險

處理伏訖舉號砲一聲點鼓兵士過險凡行營中軍
別委的當知穀官一員與前哨同行給五方旗一副
招搖一副有事方開阻樹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
阻兵馬開白旗阻山險開黃旗阻烟火開紅旗過所
見之物卽捲凡招搖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平
行立二面三路平行立三面四路平行立四面擡營
行立五面後隊遞相口傳前路旗樹某色某色招中
軍卽舉變營號砲及提備號令

一請火器凡缺少軍火器械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功
行亦于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又不許匿
無爲有通以畏避論

一度水阻凡渡大水處先下方營近水塘報于四遠高
處瞭無伏賊卽非賊境亦下營後渡依次以一哨照
法渡之渡過一旗卽割成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
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得法卽如賊在前面就要戰殺
一般然后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哨過完割成哨陣
一司過完割成司營一營過完割成大營則一營方
聽令而行以后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

于兩岸候戰爭船誼譁不循行序擠眾競先第一要
禁惟哨隊挨次而渡一人不致攙先越后自然不誼
爭平時捆打臨陣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一遇猝警南方山水林木蒼翳縈紆只得因地形措陣
因敵情異用因兵情轉化無一定之習安有一定之
陣哉况兵列旣長卒然之變出于意外豈能候中軍
號令倘塘報失瞭如賊自行營腰閒或前後突出不
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卽用急營凡同
行營司俱聽遇賊把司之令卽如中軍號令一般就

學海類編 四 專攻
于所行之地設伏後營兵一面在遠處据險阻安營
壁管各火兵作飯備守

一嚴住宿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載野營款下如當
入人家安插各兵到于城外或村內空所前哨第一
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某城外了旗總挨傳回來主
將傳來如何劄營仍俟傳到前哨第一旗總仍傳回
云知道了各官每一營爲一路一字劄定每一營兵
到齊把總放砲一个打鑼坐息俟有若干司營到完
主將吹單唢囉各哨官隊長總起身執旗同火兵進

城或入村尋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
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閒壁
中有衙門士大夫家相閒者卽閒一段一隊人完然
後再安插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
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
一隅本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營將隨之本營各部
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哨不許相混
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首出城稟云
歇家討完然後吹唢囉起身聽放砲三聲吹喇叭

學海類編
五
專攻
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于各兵所歇信地
適中街面露坐待各項官兵都到人家門首立定聽
放砲一个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
方進人家卽主將亦如之若未尋歇家而軍敢先行
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拏出捆打八十同
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將官歇家一面
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一申軍令凡帥行動人一草一木擅離隊伍攙越行次
互相鬪毆恣行詐僞奸淫婦女俱以軍法處治報賊
情失實者斬搶掠民財者斬掩殺撫民者斬違錯軍
令者斬臨陣退縮者斬妄殺平人者斬虛報功級者
斬殺匿被擄女子者斬互爭首功者斬該管人員分
別輕重連坐甚者與正犯同斬

一劄野營凡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同行營司內各遣
熟知營穀官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擇堪屯營
地方馳高熟視必山水可據之處如無山卽在平野
必進退便利之處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
旛預算同行兵數相地當爲幾營每營合若干步鳴

學海類編
金邊發立表旗表旗定聽舉號砲一聲吹擺隊五喇
叭表旗摩動各兵炤旗蟻附下營營定金鳴喇叭止
如去賊遠只以拒馬蒺藜爲營中軍立主將帳房遇
晚然燈伏路等項俱如常操號令樵汲時馬軍三馬
內以二人牽一馬出採三馬之草同樵汲令收回日
逐輪流若近賊地方或係境外或當疑地應立木城
度夜須待塘報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摩三捲不再
開以子壁守營四面兵聽號砲一聲立黃旗擂鼓俱
分頭向有竹木山林採取每人立木二株粗三寸不

等長八九尺皆可橫木一株稍細長一丈上下又竹
一株如竹多木少則竹代木木多竹少只以竹爲蓮
花簽及柵外地釘如無竹則以硬木削尖爲釘以細
軟木削尖爲蓮花簽以軟草爲繩縛柵再舉號砲一
聲摩黃旗收回俱單人身挨每人分地一尺立二木
相接爲城完再照前發兵每隊一半每名取小木一
根稻草一束一半收木草剗搭窩鋪每隊一閒用草
苫蓋及墊地便于坐臥吹打開營門放樵汲飲馬等
項一如常操號令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

或有一暴病該營司遣的當丁塘領令箭出營覓之若
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夾來奸細該營便當挨查子
營不樹柵候外圍採完營定只採窩鋪竹木每人帶
採中軍所用木一株立小樓一座以便于瞭望每把
總將餘木亦各搭一小瞭望樓于營四角可容四五
人

一限蔬水每日五更盡搗鼓已畢聽掌第一號各起梳
洗聽掌第二號各兵通赴木城邊各擎鎗立定作守
城之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大

吹打開營門照常操號令放汲其汲者卽一刻照常
操號令收回入城市蔬等項者分別市井遠近限定
時辰到營外取齊照常操號令收進遲進及後出者
罰每隊二名以上隊長同責各隊俱有者旗總同責
照連坐例申時放汲一次號令俱同凡地方市賣之
人許于營外三百步內聚爲一處札成街道委巡視
官旗二名監守在彼聽軍士依令放出買辦飲食如
有短價生事者卽時挈赴營內處治倍追給主仍貫
耳遊營巡視官有犯加等

一定樵採除暫時下營及初立營時舉樵採一次以後每開一日一次于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盪照常操號令每隊以一伍守營一伍出營限一箇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盪仍各赴木城邊擊鎗如前方開四門放進查發如常操例

一撥伏路以各營司所向之方爲信地每面撥伏路兵五名爲一伏每伏半里每路五伏或一路二路三路每伏給銃三火箭六火繩二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辰飯畢將應出之人赴中軍領令箭赴彼該回之人

見面交代赴中軍銷報伏路者日則便驗往來真偽盤詰奸細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晝以一人伴至營門稟白晝則一人陪送到營外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高聲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卽稟赴中軍聽令進止

一過人畜行營之閒行伍之內與剗定營後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塘健親兵領令箭由門外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

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之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閒卽開矢及發鳥銃射之日閒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一放廁所無賊處遠在營外百步閒每一面總開大厠坑二口營內每一旗于隊後開小坑一口凡自外登厠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準開門而出回營到門將腰牌對認明白方許放入夜則大小解俱于營內小厠坑不許放一人出門天明吹打時遇

起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送出營外坑內遇賊近或對壘晝夜皆在營內

一辨巡箭遇夜另有巡箭主將發去不拘何處起凡箭過不許出聲只于守更之人身上敲一下失悞傳接者軍法處治合營內兵足三營卽輪將官一員總巡每營輪把總一員巡本營每司輪哨官一員巡本司每哨輪旗總一人巡本哨每旗輪隊長一名巡本旗巡法嚴于三更四更五更

對壘號令

一重夜令與賊對壘之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失火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驚營者斬卽賊來攻將士輒呼動者斬

一懲虛銃凡槍銃等手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中軍號砲一舉吹天鵝聲銃手放銃依令分爲幾層輪班點放著正平平對賊直射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聞中軍號砲響不吹天鵝聲便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發者便一銃打死賊亦不準功必以軍法斬首平時火器收措不如法臨陣致

藥溼線溼或不及然或終不然或不能然發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一體斬首

一申戰殼凡列陣須一息而定列時勿使敵知尤妙敵不知則用暗令列陣敵知則用明令列陣列畢火器在先擡陣在後或寇來沖我或列陣待我俟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令齊發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火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烟如雲一舉擁進須是飛走毋亂隊伍蜂叢蟻附如山崩如牆堵不可毫髮遲

疑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
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自
來兵見賊列陣一完便如此飛跑向前沖去口中喊
聲不絕中途決不住脚雖是強賊未有不敗者若賊
見我兵方在列陣一擁先來我兵未有不奪氣者凡
趨戰時正跑開有跌倒一二或器械所累或脚步
遲緩或一時發沙昏暈或爲矢石鉛子所中未必喪
命便是父兄子弟且不必回顧健者只是跑向前殺

敗了賊回兵收拾從容調理必可保全性命若不奮
心向前且顧跌倒的稍遲延使賊又舉銃一輪所傷
愈多被賊沖來大勢一敗不惟必竟救不出傷倒之
兵且并健者亡之矣此萬萬急要一著蓋賊雖亦有
鳥銃惟一跑向前不過一二發跑到身邊短器相接
銃無所用矣若與賊各立定對打傷多氣奪再進不
得也

一原軍法凡臨陣退縮許隊長割兵耳旗總割隊長耳
哨長割旗總耳哨長徑將隊長斬首把總徑將哨長

斬首若各故縱明視退縮不肯割斬者罪坐不肯割斬之人

一罰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眾仍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一處水陷凡軍前有水陷我前据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徑山谷凡有山谷處遇戰必先設伏然後以兵誘之入伏兵攻之

一立逃約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以一半送監一半保挈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發落收伍支半糧獲日乃復

對壘條教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聲眼只看旗幟夜看高焰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播

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搥鼓不住便往水裏
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
若金鳴不住也要依令退回必是這等大家共作一
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

守城軍法

每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本犯搥打四十同垛同
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不到者本犯軍法示眾
垛長割耳同隊同廠搥打旗廠器械矢口火銃鑼鼓
一件不完者本犯自當二人不完者連坐垛長十垛

以上連坐城長二十垛以上連坐雉長五十垛以上
連坐城將若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不如法者
本犯軍法示眾炤前連坐者皆重治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動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大叫驚走者比炤臨陣退
縮者軍法從事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廠同垛本管者連坐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并墩堠號令遲悞者該管官重

治瞭埃司號者軍法示眾

一各鋪內種火斷滅與凡傳擊梆鑼鼓號起止不明俱罪鋪長

一伏路瞭望之人悞事致賊猝至者皆以軍法示眾

一伏路之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或砲鬆不致大響以致闔城守城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眾決不貸生

舟師號令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內吹打通舉砲三聲播鼓鳴金升太平旗各營司依序列于水面各播鼓鳴金亦升太平旗

一中軍船播鼓立黃旗發樵汲各船應上岸買辦柴米及福神船具者赴中軍船給籌稟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明私自擅離及該管隊長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治之倣陸軍號令行

一各船領兵協總哨官捕柁兵夫風汛時日不許偷閒假托事故在岸歇宿虛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一體軍

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已起櫂而方
來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以軍法從事
一各船舵隊長兵夫各安名分長幼尊卑務要同舟共
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鬪毆違令喧華俱依
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捕兵將出洋若干日該備養米水
數目限時查點欠者捆打罰賠本日掌第一號打金
邊各哨船出洋哨賊掌二號俱照水寨常操例行掌

三號主將升船廳舉號砲三聲大吹打畢一面起櫂
起帆一面吹號笛只是官捕旗隊俱坐三板赴中軍
船下兩邊照營列下不必入座船布告官稟官旗到
齊發放隨意發放所欲行之事畢各官捕回船一體
發放畢中軍船擂鼓升行旗舉號砲三聲吶喊三次
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進不許遠離
舵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
違令分總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
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果出無心非智力

所及覈實免罪如有心爲之故避征戰者以軍法從事

行泊號令

一凡設兵船水寨地方預將各海船洋巡哨船所至處高山之巔不拘幾處各預採乾草在上苫蓋的當遇警急哨船內兵夫卽登山舉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哨進勦連近山頭及烽堠卽時接舉傳報以便寨哨發船策應哨船乃探賊向往蹤跡親報領兵總協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使舟師

成功十級抽一賞哨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管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于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草不足火微不能瞭遠致悞事者哨長舵工隊長俱以軍法從事

一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前往須防今夜風起無島收泊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來到晚黑便收島高山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知也

一各船捕柁兵夫遇泊船山島無故不許上山閒游恐
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
赴中軍船告稟明白照港給牌方許上山違令者以
軍法拊打

夜行號令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舉起火三枝舉號砲三聲
上下一行懸燈五盞無賊之處各船懸燈二盞遇有
賊在前所有燈籠盡數懸于船之四面其桅上高燈
專辦司哨俱懸桅頂前哨一盞左哨二盞平列后哨

一盞右哨二盞平列中哨三盞上下列隨滅隨補失
悞錯亂者治其隊長

一夜欲泊船聽中軍舉號砲三聲吹招柁喇叭各船依
序隨柁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疏虞哨官連
坐

一守夜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大船加鳥銃手二名狼
機一架百子號一架小船只用鳥銃手點火執銃遇
疑即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舉號砲三聲全燈懸起每

船燈俱盡懸起以示勢眾

水戰號令

退縮後至者罪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罪捕盜舵工
遇淺者罪扳招手望賊滅帆者罪繚手捕盜船雖先
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使風不正者俱罪舵
工繚手如已使逼賊船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
者罪捕盜各隊長有能核查某兵不用力即時割耳
鎖縛在船捕盜免罪以上所謂罪者係臨陣俱遵例
斬首

一禁逃今每船內必用兵二三種人雖雜但同在一舟
毋憂不共命也凡見賊輒逃跳水之兵未必頃刻閒
便能遠我原船其該船并鄰近船官捕隊長即率別
種兵或擲鏢或舉銃矢遠射擊之如射賊同射擊死
者以賊級論功行賞

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
有撈拾不追賊者許該船捕隊割耳示眾故縱者連
坐事甯查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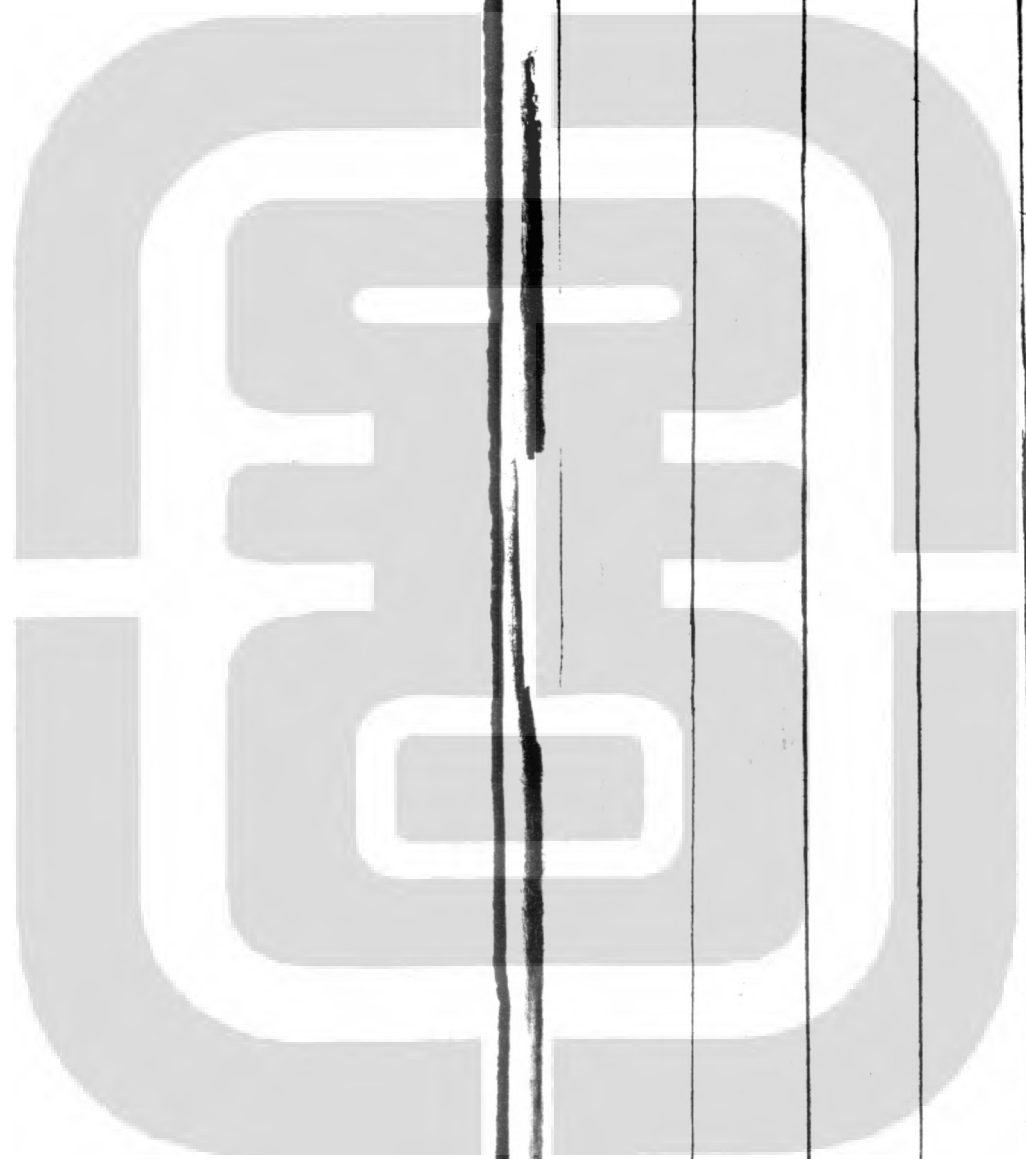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頭追打別賊共

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賊敗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皆斬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撈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大半分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取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于回日赴官告首決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法科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一各船遇賊凡有一船吹天鵝喇叭聲各船通要鳴鼓齊大吶喊以壯軍威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查出治以軍法



歷代車戰敘略

清 陽城張泰交洎谷編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故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有扈商湯龍旂十乘以克有夏則車戰其所由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

八十八人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乘十乘敗千人
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
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車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
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
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
閒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
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
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穀八
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大凡車

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
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
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
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
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
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險阪
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
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
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

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以車一閒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所謂不可敗之道也周禮巾車車官掌車之長兵之正車僕掌兵車之副兵車凡五曰戎路王在軍所乘也曰

廣車橫陣之車也曰闕車補闕之車也曰萍車對敵自隱蔽之車也曰輕車

馳敵致師之車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

孔博服淮戎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邲之

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

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

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

承彌縫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與其射御教之乘車戰陣以叛楚寘其子狐庸焉

使爲行人由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惟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翟翟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謂皆卒自吾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未陳而薄之遂大敗自是而後車戰漸廢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聞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田軍于雍邱以兵車趣戰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武帝時衛青軍出塞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其鋒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置于塞上以拒敵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

方軌徐進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爲卻月陣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之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曰駐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常用車矣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而馬燧亦爲狻猊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隘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

又嘗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鞞慄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冒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鞞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哉宋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

四尺四寸用革鞅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兵車萬乘至崇甯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彥圭式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

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絰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閒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第當求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何

而收其效石守信之寨脚車如何而極其利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况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如徒曰此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垂氈幕輓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開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

擊拔陣追襲則少卻入陣閒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至明成化閒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爲方陣上則爲方營已命工製造竟以登高涉險不便遂已而邱濬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

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棚挑塹之擾言之詳以備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卽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是

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故嘉靖閒戚將軍繼光創立軍營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鳥銃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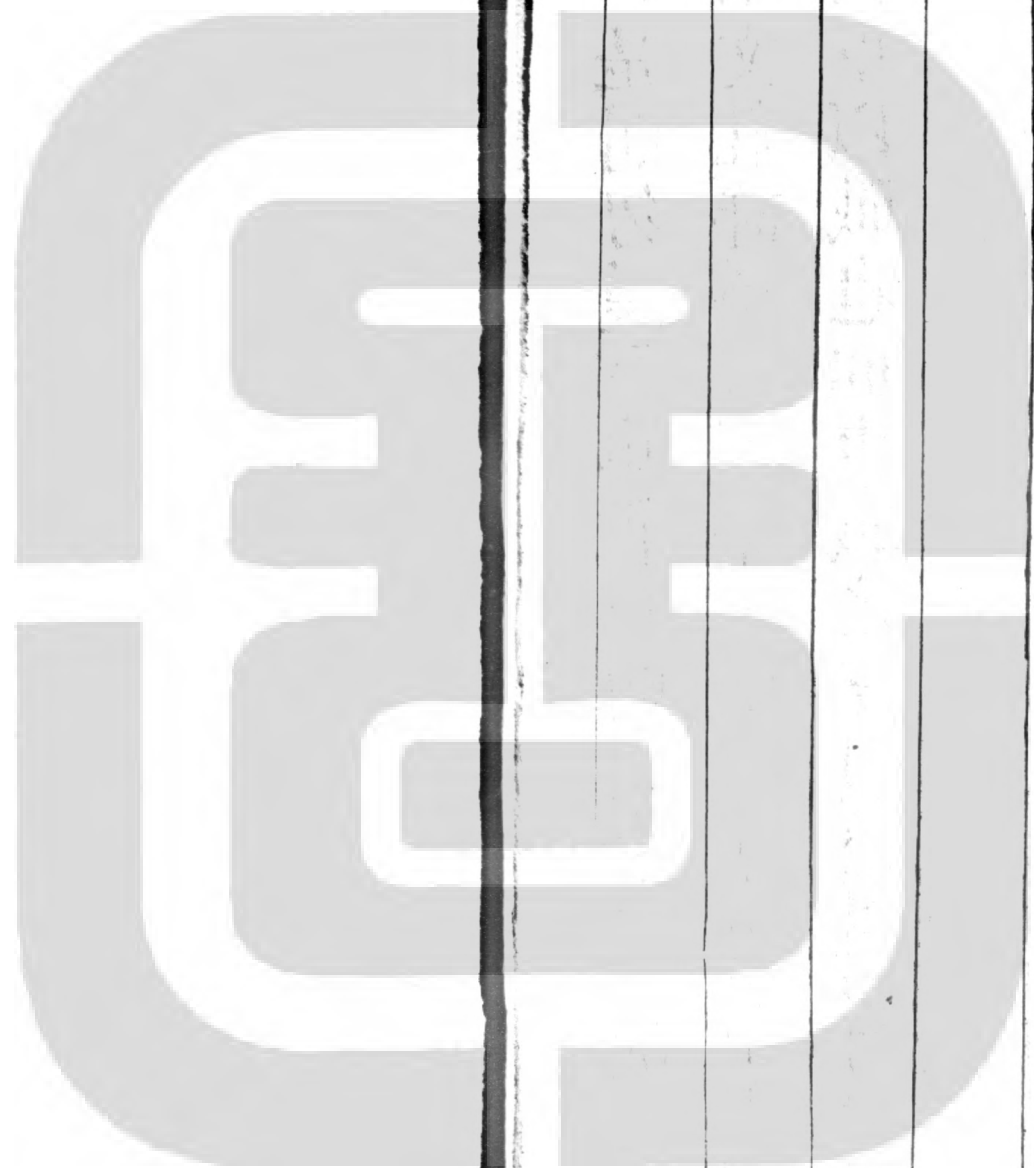
息關蔡氏曰嘗讀周詩有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則

其伐北者然也有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則其南征者然也車固用兵所必需乎所以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則以載器械財貨衣食之用以至天子之車見于六月之元戎諸侯之車見于泰風之小戎二車皆藉以戰是爲兵車然車非所以出奇而求勝亦以之拒禦求爲不可敗而已觀司馬法曰先其車足之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不可以得車戰之法乎自世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于原隰草莽之間于是有還濫而止注水而止乃寢車戰而

用徒則鄭莊公始也寢車戰而用騎則趙武靈王始也先王車制綏綏乎廢矣第去古未遠遺躅猶存亦間有用之者若魯僖若秦襄若楚子若宋華元未嘗不恃車戰以爲利浴及漢代雖或用之而詳考其詞大都行則載以糗糧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在晉則偏箱車爲最著唐李靖稱其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深得古法今其制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九 專攻
可以意推矣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惟其車之
小故可行于狹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而終唐之世
惟哥舒翰馬燧曾一再用之以成功若宋代郭固之
式此馬燧之舊制也吳淑之法衛青之故智也外此
有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志之霆電擊車范仲淹請
造小車而不用大車沈括請用兵車而不藉民車似
車制至宋而轉盛蓋緣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
曠野爲邊故利以車戰然必有石守信之智而後可
以極塞腳車之利有韓魏公之謀而後得箱車之用

非是則勿漫言車戰也明則李賓請造之而不果行
邱文莊詳議而不果用僅一于見戚南塘然究未嘗
藉車以戰也則車戰之法其廢蓋已久矣泰交又書



歷代武舉考

清 嘉興譚吉璉舟石述

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出於一
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試馘告詩
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哉
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
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餓隸黥徒鼓刀販繒之
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奮於奴隸
日磾出於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書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踞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

如高祖之世者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元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關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學而唐之選舉志以武舉始於武后之時其選法不足道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故不詳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之功烏可言其不足道耶然按薛謙光言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是選將不取于弓馬有斷然矣武舉卽此科之意故當時皆非之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竇儀詳定配享功臣并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者竝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開寶元

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專攻
試之慶歷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
三年詔罷武舉一科言事者以文武並用廢一不可宜
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級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
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級取其擊拋刺射翹傑魁
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時蘇軾策有曰今夫孫吳之書
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
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
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
然而棄之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司馬

光言奉勅考試武舉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卽試策略
弓馬乃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
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
建武學之意自今欲乞試策弁挽弓及弣者皆聽就試
中書如舊制命如所請于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
以策爲去留以弓馬爲高下高宗紹興時上以閣門祇
候趙應熊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用之材擬擢用
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準備將處之以養
資望上從之自是武舉齋公據赴部引驗于行在殿前

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紹興十六年乃定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畱格孝宗卽位創制武學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閒有黎華者以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習宜略與旌別乃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規則令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乾道五年詔依文舉給廣牒同正奏名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後又以授官與文士不

類詔自今補授皆倣進士甲科恩例後又以文舉狀元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爲閣門舍人立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嗣是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皆換京秩以林穎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褻衣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而不求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名節之心于是詔自今毋得鎖換侍御史胡沂又言祖宗時試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于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專攻
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
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從
之甯宗時仍復武舉銷換法理宗淳祐四年上御後殿
閱武舉進士射後以邊塵未靖備禦方嚴令內而侍從
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各舉曉暢兵機練
習邊事材略卓然可用以備任使則知武舉一途固不
足以盡天下貔貅之士矣

職誠當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
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
存心未會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
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
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保舉豈
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
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有功效然
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命
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十四年太監

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兵部議上武舉科條大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出身有差宏治中兵部尙書劉大夏上疏上言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士收拾跂弛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疏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

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于是詔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四矢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二矢爲合式三試策論其策

論或據古兵法或問時務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兩京鄉試照先年團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于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類送兵部如曾經三次御試中式者免其再試與新科鄉舉之人一體赴京會試穆宗時詔武場畢後其不中之人通行考驗有智勇可取及精通一藝者咨送邊鎮軍門充爲名色把總領軍教練但係訓練有成與武舉一體推用或在營教練無成不

肯向上者督撫竟自革回是又于武舉之中稍爲通變者也

